

# 从三首题画像诗看北宋诗坛对杜甫的接受

吴华峰

**提 要** 欧阳修、王安石和黄庭坚分别写过三首题杜甫画像诗。这三首诗作代表了北宋中后期诗坛三代诗人对杜甫的态度,从中也可以看出宋人对杜甫由隐到显、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。宋人从诗歌价值和人格精神两方面确立了杜甫的诗歌史地位,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**关键词** 杜甫 题画诗 接受

“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后事”这是杜甫《赠李白》诗中的名句,也可以视为诗人自我心理的写照。然而终生潦倒的杜甫身后却不寂寞,至宋代其人其诗就倍受推崇。宋人创作了不少题杜甫画像诗,以表达对他的敬仰。较著名的作品有欧阳修《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》、王安石《杜甫画像》、黄庭坚《老杜浣花溪图引》、杨蟠《观子美画像》、林敏功《书吴熙老醉杜甫像》、王安中《次秦夷行观老杜画像韵》及陆游《题少陵画图像》。其中尤以欧、王、黄三家之作最具代表性。这三首各具特色的诗作,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北宋中后期诗坛尊杜态度的线性流变。

—

欧阳修《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》是现存宋诗中最早的题杜甫画像诗。朱弁《风月堂诗话》载北宋皇祐二年(1050)正月,“欧公居颖上,申公吕晦叔作太守,聚星堂燕集。……又赋壁间画像,公得杜甫。”<sup>①</sup>此诗如下:

风雅久寂寞,吾思见其人。杜君诗之豪,来者孰比伦。生为一身穷,死也万世珍。

言苟可垂后,士无羞贱贫。<sup>②</sup>

诗中勾勒了杜甫一生的主要际遇,并高度赞扬了杜诗的成就。从创作缘起来看,欧阳修并非刻意要为杜甫画像题诗,只是在分题赋诗时抽中了杜甫。如果没有诗题提示,似乎看不出这是一首题画诗。

由宋迄清,论者一般都认为欧阳修所偏爱的前代诗人是李白与韩愈,如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中即说“欧阳公诗学退之,又学李太白。”<sup>③</sup>诗学李白,与欧阳修自身的个性气质相

① [宋]朱弁《风月堂诗话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8年版,第101页。

② [宋]欧阳修《欧阳修全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1年版,第760—761页。

③ [宋]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,见丁福保辑《历代诗话续编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451—452页。

关。他对韩愈的追摹,则与北宋古文运动的背景,及其古文运动领袖的身份相一致。欧阳修曾比较李、杜云:“杜甫于白得其一节,而精强过之。至于天才自放,非甫可到也。”<sup>①</sup>明显将李白的地位置于杜甫之上。他又尝夸赞韩愈“退之笔力无施不可,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。……然其资谈笑,助谐谑,叙人情,状物态,一寓于诗,而曲尽其妙,此在雄文大手,固不足论,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。”<sup>②</sup>对李白和韩愈的赞誉,某种程度上遮掩了欧阳修对杜甫的态度。刘攽《中山诗话》甚至说“欧公亦不甚喜杜诗,谓韩吏部绝伦。”<sup>③</sup>但从这首题画诗来看,欧阳修对杜甫诗歌特点把握十分精准。他首先强调了杜诗的“风雅”精神,接着又赞其为后无来者的诗中豪杰。以此诗为注脚,何汶《竹庄诗话》所载欧阳修“杜子美才出人表,不可学。学必不致,徒无所成,故未始学之。韩退之才可及,而每学之”之语,<sup>④</sup>或许才是他的真心话。

诗作中对杜甫苦难人生的褒扬,也有一定的寓意。欧阳修于庆历五年(1045)因参与新政贬往滁州,皇祐元年(1049)移知颍州。写作此诗时欧阳修已经授礼部郎中,复龙图阁学士,在颍州生活安逸。然而亲身经历的政治斗争以及贬谪生活,无疑对诗人内心触动很大,所以尽管是在聚星堂雅集的欢快场合,面对着杜甫画像,他也会情不自禁的与杜甫命运多舛的身世产生情感共鸣,从而发出“生为一身穷,死也万世珍”的喟叹。这与他在《梅圣俞诗集序》中提出的“诗穷而后工”的理论也是前后呼应的。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,宋代士人与生俱来地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。所以与其说此诗所表达的是欧阳修反观自身的自我怜悯,不如说是宋代士大夫普遍的社会心理;与其说是欧阳修无意间情感的自然流露,不如说是在潜移默化中的铸成的一种精神积淀。

欧阳修之前,白体诗人王禹偁已经开始关注杜诗,对杜诗艺术的借鉴,成为王禹偁诗歌“独开有宋风气”的条件之一。欧阳修同时的文坛,尊杜之风已经蔚然兴起。如宋祁执笔的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就说“数尝寇乱,挺节无所汙,为诗歌,伤时桡弱,情不忘君,人怜其忠云。……至甫,浑涵汪茫,千汇万状,兼古今而有之,它人不足,甫乃厌余,残膏剩馥,沾丐后人多矣。”<sup>⑤</sup>而作为一时文坛盟主,欧阳修的文学取向在士人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。据《风月堂诗话》载,他曾将此次聚会所赋诗作编为一集,“流行于世,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,皆以不与此会为恨。”<sup>⑥</sup>这首诗作也很可能随着诗集的传播而广泛流传。

因此,尽管欧阳修此诗的创作机缘充满偶然,其中所揭示的宋人学杜过程的转变却是必然的:即从中晚唐、宋初单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接受杜诗,逐渐演变为兼重作家的人格精神,这成为北宋中期杜甫接受异于前代的分野。

## 二

欧阳修曾作诗勉励王安石:“翰林风月三千首,吏部文章二百年。老去自怜心尚在,

① [宋]欧阳修《笔说》,《欧阳修全集》,第1968页。

② [宋]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,第16页。

③ [宋]刘攽《中山诗话》,[清]何文焕辑《历代诗话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288页。

④ [宋]何汶《竹庄诗话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166页。

⑤ 《新唐书》卷201《杜甫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75年版,第5738页。

⑥ [宋]朱弁《风月堂诗话》,第102页。

后来谁与子争先”(《赠王介甫》),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达到李白、韩愈的高度。但王安石显然更倾心于学习杜甫,他曾在《老杜诗后集序》中说“予考古之诗,尤爱杜甫氏作者,其辞所从出,一莫知穷极,而病未能学也。……世之学者至乎甫,而后为诗不能至,要之不知诗焉尔。”<sup>①</sup>与欧诗时隔两年,王安石就创作了《杜甫画像》诗,代表着诗坛后进对杜甫的全新认识:

吾观少陵诗,谓与元气侔。力能排天斡九地,壮颜毅色不可求。浩荡八极中,生物岂不稠,丑妍巨细千万殊,竟莫见以何雕镌。惜哉命之穷,颠倒不见收,青衫老更斥,饿走半九州,瘦妻僵前子仆后,攘攘盗贼森戈矛。吟哦当此时,不废朝廷忧,常愿天子圣,大臣各伊周,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,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。伤屯悼屈止一身,嗟时之人我所羞。所以见公像,再拜涕泗流,推公之心古亦少,愿起公死从之游。<sup>②</sup>

前八句是对杜甫诗歌造诣的赞誉,字里行间充满钦佩之情。中八句表达了对杜甫苦难经历的同情,及对其道德精神的推崇,末句则道出对杜甫的无限景仰之情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评价说“李、杜画像,古今诗人题咏多矣。若杜子美,其诗高妙,固不待言,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,则半山老人之诗得之矣。”<sup>③</sup>胡仔当时所能见到的题杜甫画像诗数量应不止今日所存,王安石的诗歌被单独拈出作为典型,足见其影响。

与欧诗类似,此诗也从诗歌成就与人生经历两方面入手对杜甫给予关照。所不同者在于,王安石更为明确的将杜甫的人格与诗格结合起来考察,尤其对杜甫悲天悯人的忠厚精神给予高度赞扬,这正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所具有的气度。庆历三年(1043),23岁的王安石在《忆昨诗示诸外弟》诗中追忆自己少年读书江宁的情景云“材疏命贱不自揣,欲与稷契遐相希”,可见诗人积极的用世之心。当他步入仕途开始实现自己的人生与政治理想时,很容易就与杜甫“许身一何愚,窃比稷与契”的抱负产生共鸣。

由这种“了解之同情”的胸怀反观杜甫诗作,王安石更加深刻的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把握住杜诗的精神。他曾不无自负的说:“(杜甫)每一篇出,自自然人知非人所能为,而为之者,惟其甫也,辄能辩之。予之令鄞,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。观之,予知非人之所能为,而为之实甫者,其文与意之著也。”<sup>④</sup>而这首作于皇祐四年的题画诗,则是王安石学习杜诗更加深入的标志。此前,他的诗作更多受到韩愈“以文为诗”的影响,呈现出散文化的特征。而此后无论是古体诗或以“王荆公体”为代表的近体诗都极力追摩杜诗,故许印芳说“荆公诗练字、练句、练意、练格,皆以杜为宗。集中古今体诗,多有近杜者。然非形貌近杜,乃骨味神韵暗与之合也。诗不学杜,必不能高。而善学杜者,百无一二。唐之义山,宋之半山、山谷、后山、简斋,此五家者真善学杜者也。后人欲入浣花翁之门,须从此五家问津。”<sup>⑤</sup>

从诗歌传承的视角考察,王安石代表了宋人由韩愈转向杜甫的典范选择的过渡。单就古体诗而言,他学习杜诗所取得的成就也让人们对韩愈“以文为诗”的源起进行了重新

① [宋]王安石《王文公文集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,第429页。

② [宋]王安石《王荆文公诗李壁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,第711—715页。

③ [宋]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,第72页。

④ [宋]王安石《老杜诗后集序》,《王文公文集》,第429页。

⑤ 《瀛奎律髓汇评》卷10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,第348页。

思考。胡小石先生云“杜甫兹篇,则结合时事,加入议论,撤去旧来藩篱,通诗与散文而一之,波澜壮阔,前所未见……后来诗人如元和中韩退之,如宋代庆历以来‘宋诗’作者之欧、王诸家以至‘江西诗派’……其特徵大要皆以散文入诗。”<sup>①</sup>“以文为诗”在杜甫的古体诗中就已经是一种稳定艺术手法了,熟稔杜诗的王安石当然会体察到这一点。因此可以认为,王安石早年学诗正是通过对韩愈诗歌艺术的揣摩,最终完成对杜甫诗歌的接受,他的诗作既有韩诗的奇险之致,又蕴含着归于平易的趋向。

王安石的学杜方式对后来者启发甚多,陈师道所说“黄诗韩文,有意故有工,老杜则无工矣。然学者先黄韩,不由黄韩而由老杜,则失之拙易矣。”<sup>②</sup>即可视为对这种诗学方法的总结。王安石主观上以杜甫置换了欧阳修等人心目中韩愈的地位,并对其道德及人格精神做了深入阐发与倡导,将宋人学杜向前推进了一步,成为宋诗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。

### 三

与王安石诗作相媲美的另一首作品,是黄庭坚于元祐三年(1088)所作的《老杜浣花溪图引》:

拾遗流落锦官城,故人作尹眼为青。碧鸡坊西结茅屋,百花潭水濯冠缨。故衣未补新衣绽,空蟠胸中书万卷。探道欲度羲黄前,论诗未觉国风远。干戈峥嵘暗宇县,杜陵韦曲无鸡犬。老妻稚子具眼前,弟妹飘零不相见。此公乐易真可人,园翁溪友肯卜邻。邻家有酒邀皆去,得意鱼鸟来相亲。浣花酒船散车骑,野墙无主看桃李。宗文守家宗武扶,落日骞驴驮醉起。愿闻解鞍脱兜鍪,老儒不用千户侯。中原未得平安报,醉里眉攒万国愁。生绡铺墙粉墨落,平生忠义今寂寞。儿呼不苏驴失脚,犹恐醒来有新作。常使诗人拜画图,煎胶续弦千古无<sup>③</sup>。

虽然均为题画诗,但黄庭坚此诗与前两者略有不同。根据图画内容,他截取了杜甫在浣花溪的生活片段加以点染,以小见大的概括了老杜寓蜀时的精神风貌。孙绍远和陈邦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,孙绍远《声画集》将王诗放在古贤类,将黄诗放入故事类。陈邦彦《御定历代题画诗类》从之将欧、王二人的诗作归在古贤类,而将黄诗归入故事类。

此诗展现出作为文人的黄庭坚与政治家王安石之间的差异。王安石诗主要关注的是杜甫人生和诗作的社会价值,“以豪健胜”。而黄庭坚此诗既有对杜甫生平忠义、流落异乡而不废吟哦的歌颂,更多的则是对杜甫日常生活的描摹,“以情韵胜”。<sup>④</sup>他通过这个独特的视角,将一个平易的杜甫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,真实而自然的贯注了对老杜的敬仰和思慕,故黄爵滋说其将“老杜一生心事,写到十足,洵是知己,他人无此实落。”<sup>⑤</sup>

巧合的是,在写成此诗之后的绍圣元年(1094),黄庭坚便被谪黔州,曾欲“尽刻杜子

① 胡小石《杜甫北征小笺》,《杜甫研究论文集》第3辑,北京:中华书局1963年版,第205页。

② [宋]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,见《历代诗话》,第305页。

③ [宋]黄庭坚《黄庭坚诗集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3年版,第1341—1343页。

④ 程千帆,吴新雷《两宋文学史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,第210页。

⑤ [清]黄爵滋《读山谷诗集》,转引自《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4年版,第342页。

美东西川及夔州诗”。<sup>①</sup>实际上,对入蜀之后杜甫的格外关注,正与黄庭坚个人的学诗轨迹与诗学理想相吻合。黄庭坚论诗歌创作要求由锻炼字句、布置篇章的有意为诗,升华到“平淡如山高水深”的至高艺术境界。<sup>②</sup>他早年诗作追求新奇,特别着意于杜甫诗歌用典“无一字无来处”的成就。<sup>③</sup>在近体诗创作方面,还受到王安石学杜的影响。代表王安石诗作独特个性的“王荆公体”,从章法、字句、意格诸多方面为黄庭坚学习杜甫提供了借鉴,甚至已开江西诗派之先河。

在创作实践中,黄庭坚逐渐领会到杜诗的真髓,他晚年曾说“子美诗妙处,乃在无意于文。夫无意而意已至,非广以《国风》《雅》《颂》,深之以《离骚》《九歌》,安能咀嚼其意味、闯入其门邪!……彼喜穿凿者,弃其大旨,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、草木鱼虫,以为物物皆有所托,如世间商度隐语者,则子美之诗委地矣。”<sup>④</sup>黄庭坚认为在所有的诗人诗作中,只有杜甫晚期的作品达到了风华落尽的平易境界,所以,他尤其致力于对杜甫入蜀后诗作的学习,晚年的作品亦由生新转向平淡。后人看出了这一点,清人王士禛即赞扬他说“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。予谓退之得杜神,子瞻得杜气,鲁直得杜意。”<sup>⑤</sup>

更重要的是,黄庭坚在评诗及教人学诗时,也处处以杜甫作为标准“千古是非存史笔,百年忠义寄江花”(《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》)、“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,便得句法。简易而大巧出焉。”<sup>⑥</sup>为后人学杜提供了艺术与精神上的双重准则。在他的推动下,最终树立起杜甫江西诗派之祖的地位,彻底改变了杜甫在唐代“诗人或不尚之”的境遇。宋人对杜甫的接受才真正完成。

《蔡宽夫诗话》载“景祐庆历后,天下知尚古文,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,始杂见于世。杜子美最为晚出,三十年来学诗者,非子美不道,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,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。”<sup>⑦</sup>所云景祐、庆历之后,正与这三首题画诗的创作时段大致相当。就主体而云,欧阳修诗是对杜甫生平的写实,王安石诗是对杜甫精神的推阐,而黄庭坚诗则是对欧、王二诗进一步的深化。这三首诗作共同反映了杜甫在北宋作为一般的前代著名诗人,逐渐升华为整个诗坛所崇拜的诗格与人格合而为一的典范,这一由隐到显、由浅入深的过程。

宋代之后的题杜甫画像诗,较为著名者尚有元人赵孟頫《题杜陵浣花图》、明人谢应芳《题杜拾遗像》、清人程可则《题杜少陵画像》等,从后世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上看,均未能突破宋人对杜甫诗歌史意义的阐释,由此可见宋人在杜甫接受史上影响之深远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吴华峰 南京 南京大学文学院 210093)

(责任编辑 晓 思)

① [宋]黄庭坚《刻杜子美巴蜀诗序》,《黄庭坚全集》,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,第2290页。

② [宋]黄庭坚《与王观复书》,《黄庭坚全集》,第471页。

③ [宋]黄庭坚《答洪驹父书》,《黄庭坚全集》,第475页。

④ [宋]黄庭坚《大雅堂记》,《黄庭坚全集》,第437—438页。

⑤ [清]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,第20页。

⑥ [宋]黄庭坚《与王观复书》,《黄庭坚全集》,第471页。

⑦ [宋]蔡居厚《蔡宽夫诗话》,见郭绍虞辑《宋诗话辑佚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398—399页。